

GUAN
CHANG MI MA
官场黑红灰白杂色斑驳·密码纷乱·混沌
扑朔迷离——物欲横流下的《官场现形记》

官场密码

牛勃◎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官 场 密 码

GUAN
CHANG MI MA

官场黑红灰白杂色斑驳·密码纷乱·混沌
扑朔迷离——物欲横流下的《官场现形记》

牛勃◎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密码 / 牛勃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0588-809-5

I. ①官…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2260 号

书 名 官场密码
作者名 牛 勃 著

责任编辑: 张明钰
封面设计: 睿点书装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21(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 - mail :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588-809-5
定 价: 3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第一章

—

风从东山梁顶倒刮下来，虽然残存寒意，但春天的风，咋说都是爽的。

孙小泉站在乡政府院子里，明亮的阳光让他觉着有点晃眼。他挪了挪几分钟前还有点凌乱的脚步，打量着花园里那棵苍翠的雪松，在什么书上他看过，说眼睛疲劳时看看远处，特别是看看绿色的东西，可以解乏。

这说法果然有效，才一阵工夫，眼睛就不干不晃了，但心依然在晃，而且看样子一时三刻还停不下来。孙小泉打从金城林业专科学校毕业，步步高升分到这个叫银坪乡的地方，一眨眼就两年多了。银坪乡名字怪好听的，可孙小泉却怎么也看不出这名字和现实之间的关联。北面和东面是山，这山谁又说不上名来，一条一年流不了几天的河，从北面来，到这儿一拐向东蜿蜒而去，河没情况，名字却起得妖艳，玉珠河。孙小泉别说看玉看珠，就这河像模像样流的日子也没见过几天。玉珠河美不美不论，他的流向，俨然一条弯曲的胳膊，银坪乡就躺在这个臂弯里，平平展展，倒是显出几分惬意来。

孙小泉十九岁考进林专，三年加两年，到现在年龄已经二旬有四了。工作

两年多，听程前章书记讲话不知多少次了，刚开始听程书记慷慨激昂的讲话时，他总是激动，甚至热血沸腾，就像他是一锅水，程书记一把接一把的干硬柴塞进灶膛，没多久就沸腾了。可回头一看，他周围的人一个个木偶似的全无表情。还没待他纳闷几回，他也渐渐变得既不激动，也不沸腾了，就像程书记是天上的人，说的是天上的事，和他无关。

但今天却和他有关，岂止有关，几乎每一句都是说自己的事。程书记年龄四十稍过点，除了在台上慷慨激昂，振振有词外，平常几乎很少说话，就连听人问候打招呼，也是声音从鼻孔里出来。可一坐到台上，那话就讲得废寝忘食了。小泉便想，怪不得程书记平常不说话，看来是积聚能量哩。讲话除了居高临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体力活，平常不积攒点，到时间不就岔气儿了。这体会小泉有过，但不是讲话，而是讲座，一字之差意义却差远了。讲话是领导的专利，这些年，领导只要一张口，不论是台上说正事，还是台下徧闲转，一律是重要讲话，现在主持会议，如果不小心将“下面请xxx领导作重要讲话”说成“下面请xxx领导讲话”，这讲话的人大庭广众下不好发作，心里却绝对没有好感觉。而讲座就不需要“重要”这个属于领导专利的词来修饰了。孙小泉给果农讲苹果树的栽培和病虫害防治，前面还讲得好好的，可讲着讲着就觉着不对劲了，口干舌燥，嗓子眼像要起火似的难受，就连呼吸也有点喘。小泉经见了几回，才知道这讲话得意在心上，时间长了，和挖地的劳动一样，干的都是体力活。单就这一点，小泉觉着，当领导也不容易。可这话一出口，就被张成望老老实实在地呛了一句，“当领导的大鱼大肉吃饱撑足，不台上放放傻气，还不把他们给憋死”。小泉听了，根本不敢接招，银坪乡有句顺口溜：“银坪乡，三大辈，继平永德张成望。”这三个人，特别是张成望，天天准备着和人抬杠，书记乡长都让他几分，一个小小的孙小泉岂敢接他的招。

“坐，坐，站着干嘛。”程书记跷起二郎腿在沙发上看文件，尽管姿势一点没变，热情的招呼让孙小泉觉着有点意外。

“这一向干啥？”程书记亲切地看着半个屁股悬在沙发边上的孙小泉。

“一直在村上完计划生育任务。”小泉惴惴不安地说。

“完得怎么样了？”

“还可以，结扎、引产的任务全完成了，就剩两例放环，工作已做好了，就

这两三天，你一叫，我就从村上赶来了。”打长这么大，第一次和程书记单独在一起，话没说几句，额上的汗先不争气地冒了出来。

“就是嘛，依我看，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有文凭有水平，放哪儿都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不像李继平赵永德张成望几个，除了抵死牛的犟板劲外，啥屁本事都没有。好好干，和他们几个不要黏一起，那几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千万别让他们几个把你给领坏了。”

“没，我没——”小泉刚要解释，话就被打断了。

“我知道你不会，就你的水平，骨子里看不起他们。”

这话小泉虽不敢辩解，心里却不同意，这几个人，除了脾气犟，说话冲外，再还没什么缺点，话虽尖刻，说的却都是实话。再说，就算犟，这几个人对他都挺好。要说他骨子里看不起这几个人，亏人哩。

“县上将咱乡确定为荒山绿化试点乡，对你们学过林的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有没有大干一场，大显身手的想法？”程前章头仰靠在沙发背上，半闭半开的眼睛望着刚刚粉刷一新的天花板。小泉不知程书记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的问话。还没等小泉开口，程前章又自言自语地说起来：“现在干部任用上讲究的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你可真是给全赶上了。好好干，人生道路固然漫长，关键处却只有几步，是一个叫柳什么青的作家说的，不会错吧？”程前章意味深长地看着小泉。

柳什么青，什么都不是，就柳青。小泉这样想，却是不敢说出来。

“管他啥柳青柳绿的，只要你把我意思懂就行了。噢，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未开言来先检讨，我这人，当官不会摆架子，和官僚习气沾不上边，可就是记性差。一直想关心关心你的婚姻大事，可记起的时候你不在跟前，在跟前时候又没有机会，阴差阳错，你说怪不怪。说说，婚姻大事解决得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八字还没一撇哩。”睁眼投河，哪个姑娘敢把一生的幸福托付给一个满面灰土的乡镇干部。

“这就怪了，像你这样优秀的青年找对象都困难的话，这世上打光棍的人可就多了。咋回事，是响应号召晚婚晚育，还是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不朝下？”

“还敢长在额头上，恨不得眼睛长脚底下。一说乡干部，有点意思的都给吓

跑了。”

“没那么严重吧，咱乡镇干部不至于寒碜到这地步吧？”

“严重，恐怕比这还要严重。”

“我就不信，世上有眼光，羡慕乡镇干部的人多的是，怎么，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程前章目光关切地盯着孙小泉。

“好啊，书记出马一顶三，看来我光棍汉的历史要改写了。”

孙小泉站在花园里，程前章书记坐上吉普车出去了。小泉觉着刚才的一切就像那车后的尾烟，有点朦胧，很快就消失了。他过电影似的回忆着刚才的一切，就像回忆一场缥缈的梦。梦，他是从梦中醒来了呢，还是刚刚跌入一场难醒的梦中。但无论如何，这是工作两年多来他和顶头上司的第一次单独交谈，而且或明或暗，隐隐约约全变成了和自己有关的事。

孙小泉一纸调令分派到银坪乡时，现在的程前章书记还是乡长。在乡这一级，书记基本是坐镇的，带人一线拼杀的事全是乡长的，别看他俩都是正科级，开会坐一条板凳上，却是明显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一个乡来说，乡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就是这一人之下，有些乡书记乡长处得好，乡长手里还有点权，甚至很大的权，有些乡，大权小权让书记一手揽干了，乡长放屁都不响，啥权都没有。十年媳妇熬成婆，作为一人之下的乡长，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书记这层燥皮给揭过，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自己当书记。先前想着自己当上书记一定要和乡长拉好关系，和平共处，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一旦到了这个位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变本加厉就是好的。

银坪乡地方贫困，面积却不小，一个乡占整个柳县面积的八分之一，但村落分散，就像羊拉的稀屎，这儿一摊，那儿一摊，拉得满沟满岔，满梁满坡到处都是。眼看着前面是一个村，可爬山过沟走上十几公里，不过就三五户人，这些人家往往连门都不锁，全上地劳动去了。别以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往古的事，银坪乡大多数地方依然是古风犹存，让人发几分思古之幽情。

乡镇工作几乎涵盖和涉及了所有的工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人戏谑说乡政府除了没有国防部和外交部外，其余机构和国务院一样健全。只是国务院一个机构数百号人，而到乡政府这一级，分工不分家，一个人往往兼有多种职能。实际上，连家都不分，分片包干，遇上计划生育、农业税征收、植树造

林、梯田建设这类事，完全是大兵团作战，造一种黑云压顶的气势，让群众感到乡政府吃了秤砣铁了心，避不过去了。

孙小泉的乡镇工作生涯是从计划生育开始的。

晚饭在乡政府灶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说是吃羊肉，实际上汤多肉少，就着羊汤吃泡馍。哑巴吃馒头，心里有数。在乡上，只要是统一吃羊肉，肯定会有统一行动，当然这次肯定是计划生育了。前几天县上开了计划生育集中活动通报会，会散后书记陶令伟回到乡上，半个屁股还在车上放着，叫骂声就从车门里砸出来了。而乡长程前章黑虎着脸一言不发，明显一副代人受过的样子。晚上开乡干部紧急会议，书记日娘捣老子地骂了一通，临收尾时也检讨了几句自己的领导不力，可那检讨明显是敷衍塞责的官话。乡长程前章的检讨就没这么潇洒了，甚至许多话让人听了动心。孙小泉想，看来这官也有难当的时候。程乡长平时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相，没想到在陶书记面前也这样老鼠见猫似的稀屁，就好像陶书记一巴掌随时会将他打趴下似的。

羊肉泡馍吃过，天才擦黑，行动还早，大家便一边打饱嗝一边编闲传，话说是热瞌睡冷尿尿，没多少时间，喝羊汤的热气一过，大家便一个接一个地往厕所里跑，如此三两趟跑下来，两碗羊汤早从尿道里走了。尿一放，人就冷，抱着膀子等领导们开会，天渐渐就黑了下来。

“西南片的人都过来。”会散了，片长，实际上是乡上包西南片六个村的副乡长荆树轩对大家说。大家听了，哗地一下围拢过来。

“我们片今晚的任务是先到袁家窑，后到杨家沟，完成三例结扎，四例放环。张茂同，你去把乡卫生院的俞大夫叫来，咱们马上行动。今夜的任务不轻，一旦有闪失完不成，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孙小泉认真听着，情绪一下紧张起来，别的人，全大大咧咧的，不时还不着题儿的插几句，惹得大家一阵笑。计划生育搞得时间长了，添油加醋，夸大其词，人人都有好些笑话，大多不文雅。

一会儿时间，俞大夫就来了，是个女的，看那腼腆的样子，估计也是分来一半年的学生，年龄和小泉差不了多少。

袁家窑路不远，翻山过沟就七八公里路，可不通车。通也是闲的，乡上就一辆吉普，乡长坐都轮不上，还能该到他们。天冷，大家便一个往一个前面赶，

走的速度就和小跑差不多了，俞大夫气喘吁吁紧跟着，还是时不时被甩在后面。荆树轩年龄偏大，也被撵得气粗忙奔的，便骂：“你们急求个啥，又不是去搞你媳妇。”大家听见装作听不见，更快地往前走，“我的小爷们，俞大夫快让你们给撵得没气儿了。”还是俞大夫的面子大，大家的脚步便慢了下来。

一到冬天电就不正常了，城里人用电没节制，限电却把乡下人的电给停了。银坪乡一带更是停得急，快指靠不住了。这不，夜还不深，整个山上黑灯瞎火，一片死寂，天又阴得重，除了从云缝间间或闪出的一半颗星星，从天到地就剩这五六把电筒惨兮兮的亮光了。

“荆乡长，红梅请假一走，今晚手电是不是——”小泉听是张茂同的声音。

“你是不是想打，梦中娶媳妇，你还净想的是美事儿。死了这个心吧，告诉你，没门。”

“那该是谁？”张茂同快快地说。

“你管谁，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行人无语，气粗忙奔往前赶去，他们说的话小泉有点不太懂。到袁家窑村头时，人没见着一个，狗的声音却飞了过来。“把手电关了，停下来插插氧，等等村上的人。”除了小泉和俞大夫，其他几个便掏出烟抽了起来，火星子一闪一闪的。这就叫插氧，还真生动形象，小泉想。

村上的书记和主任像看到接头暗号似的很快就过来了。“怎么样，几个对象都在吧？”荆树轩问。

“都在。一个结扎对象上午走亲戚去，我们生怕她过夜不回，没想到吃晚饭时她竟来了。”村书记有惊无险长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天意，没办法，看来今晚的一刀她是挨定了。除过俞大夫。我们来了七个人，加上你们俩一共九个人，这样吧，我和俞大夫、小泉、茂同、姚书记先去结扎户家做手术，你们四个到另一户结扎对象家做工作去，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抽两个到两户放环对象家附近看着，千万别让跑了，要是跑了，我把环扛肩上放你媳妇肚子里。”

“扛肩上的那叫轮胎。”大家便一阵嬉笑。笑归笑，大家全按荆乡长分工分头行动去了。

袁家窑的家门几乎家家不关，多的是在门楣上钉一木旋钮，手伸里边一拨

门就开了。门一开姚书记金蝉脱壳人就没影儿了，荆树轩也不怪，村里干公事有难处，熟门熟户的，面对面不好弄。听见院子里有人，黑黑的屋子里传出一声警觉的声音：“谁？”

“仁武，我们是乡上的干部，你和媳妇把衣服穿上起来，我们有事情和你商量。”屋里的煤油灯点燃了，一阵慌乱后仁武和媳妇起来了。仁武媳妇瑟瑟着腿，非常紧张。

“荆乡长，黑天半夜你来——”仁武小心翼翼地问。

荆树轩包西南片多年了，认识好多人，村里人更是全把他认下了。

“几个孩子？”荆树轩问。

“三个，只有一个男的。”

“都三个娃了还不把媳妇计划了，再生养下去，让娃吃你不成。计划的事村上给你说了没有。”

“说了，就一个儿子，我总觉着有点单。”

“单，生多少是双。去，让媳妇洗一洗，今晚把手术做了。怕你忙，到卫生院去不方便，看，我连大夫都带来了。这是卫生院的俞大夫，手术做得狗撵鸭子呱呱叫，结扎就像挑个刺，几分钟就好了。”

“这，……明天我们到卫生院去。”仁武很不情愿地说。

“这个啥，就到这儿做，到哪里还不是做，跑那几公里冤枉路有啥意思。”

不做不行，荆乡长口气绵，说的话却硬。夫妻俩进屋嘀咕了一阵。仁武来了，“计划我们同意，麻药一定要打足，我媳妇胆子小，怕疼。”

“那还用说，如果疼了你找我的麻烦。小泉，你给俞大夫打打手电吧。”荆树轩说时，茂同忙将头转过去。

陪俞大夫进屋，小泉还不清楚打手电究竟是照啥的。直到俞大夫软言细语地作了一番安慰，仁武媳妇躺在炕沿上，将裤子褪下半截，亮出白白的小肚子和隐隐约约的阴毛时，他头才轰的一声，明白打手电是什么意思了。最早这手电是由乡上女干部打的，分片时每片都有一女干部，女干部不在时，由家属打，可这办法不行，十指连心，当家属的一看见亲人的血，没有几个不眩晕的。后来统一由女干部打，女干部不在，间或由男干部打，艾红梅生育去了，这个间或今夜就轮到了孙小泉身上。

孙小泉手有点抖，手电的光便有点晃，照不到该照的位置上，他的眼睛更是不敢往地方上看。“打好点，别晃！”口罩后的声音尽管轻轻的，但不满意却是明显的。小泉来了个深呼吸，集中了一下慌乱的思绪，还好，手总算抖得不那么厉害了。

“你们俩忙，我和茂同去那一户家。”荆树轩站在院里喊了声。小泉顿时有点莫名的紧张。好在俞大夫技术精湛，二十分钟稍过点，整个手术就结束了，俞大夫又仔细安排了一些注意事项。末了，掏出一个带香味的小手帕，“把汗擦擦。”小泉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汗水已叠满了他的额头。

“谢谢。”小泉把手帕递过去，他发现，俞大夫的眼睛真慈祥。

临出门，俞大夫又给仁武安排了一番注意事项，有些事反复叮咛。小泉感到俞大夫心肠真好，工作细致周到。

出仁武家门到另一户人家时，准备工作早已就绪，依然是小泉打手电，但手已不再那么抖，手电光定定照在手术部位。因少了一些准备环节，手术做得更快。

两例结扎一完，大家便松了一口气。计划生育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难，没一样好搞的。筷子里挑旗杆，相对于结扎绝育，放环似乎容易点。大家在门外一边抽烟休息，一边开着小泉的玩笑。

“小泉，开眼界了吧，乡镇工作怎么样，不在乡镇工作，哪见得了这西洋景。”茂同的脸色隔着夜色看不见，嬉皮笑脸的表情却通过声音传了出来。

“你小子真有艳福，刚参加工作就碰上了这好事儿，不像我，白到世上来了一场。”说这话的是银坪乡三大犟之一的张成望。

“你老灰，媳妇的物件都快让你翻成鸡胃了，还不满足。放环时，把手电交给他，让这老草驴也见见西洋景。”荆树轩骂道。张成望犟归犟，可皮张厚，能开玩笑，只要和他年龄相仿，说得来的，你越叫他老灰、老草驴他越高兴。

“送人送过河，我劝你们行行好，好人好事做到底，就让咱小泉来回冷眼向洋看世界，潇洒走一回。”

“小泉，我看这么多人还是老张把你好，节节在后，锅底里有肉，开锣演大戏，好的在后头。”茂同这么一说，所有人全都坏坏地笑。却是夜色遮拦，生动的表情只能让小泉在暗中想了。

村上的书记主任早一个老鼠没尾巴了。放环毕竟不是绝育，还有生养的机会，因而，尽管也不情愿，千保证万保证一旦生养合适立即上卫生院结扎，但人已拥到当院了，也就只能说说，谁也改不了这个口。真到给俞大夫打手电的时候了，那些吵着嚷着要去的全都成了缩头乌龟，啥声儿都没了。还是小泉，只能是小泉了。

小泉和俞大夫进来，俞大夫依然是一番安慰，一番好言相劝，可这回不是裤腰把私处堵住，而是整个裤子都脱了下来。俞大夫将女人的腿分开。手电光一照过去，仿佛那地方有一榔头飞过来似的，小泉头一下就晕了，心跳到嗓子眼。小泉是个处男，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一个长毛的物件，现在，那东西一览无余地放在他眼前，而且，为了保证照亮，他的眼睛必须死死地、定定地盯着那儿。奇怪的是这回他的手没有抖，额头上也没有汗，不知什么时候，他先是觉着心头有点堵，鼻子有点酸，很快眼泪就极不争气地流了出来。说不上有什么感觉，被人捉弄，被人愚弄，不，什么感觉都没有，要说痛苦，不，连痛苦都没有。他好像一节木头，木木地立在那里，一任泪水簌簌而下。

二

“星期天下午你到我家里来。”程前章对孙小泉说，说不上热情还是不热情，小泉临出门时又追了一句，“记着，一定来。”

孙小泉有点纳闷儿，程书记邀他是什么意思，那态度不冷不热让人怪难捉摸的，书记的话对小泉来说是圣旨，是命令，只有服从的份，哪有敢违抗不听的道理，他最后这一句明显是多余的。

桃花开，杏花绽，一翻过春的山梁，一切活儿都变得紧了，这周星期天是不放假的，程书记这么一说，就等于给他放了假。当书记真好，会上正颜厉色强调组织纪律性，可会下来，让谁留让谁走还不是随口一句话。打开春上班，小泉已连续四周没回家了，想回家都想疯了，哪有忘的道理。

星期六黄昏前，他给所包村秦家山村书记秦世民打了声招呼，“一旦荆乡长问，你就说程书记叫我进城去了。”

“陪程书记进城，小泉你怕要交桃花运了，你看这印堂，亮得快闪出金光了。”秦书记戏谑道，孙小泉包秦家山快一年了，和秦书记配合得还可以。秦世民这人牛皮，有许多山大王作风，小泉之前的包村干部和他发生了点小纠纷硬是让他给撵了。小泉来这儿时，头发根都有点上竖，几个月下来，比他想象和听说的要好得多。

尽管就十多公里的路程，可家就是家，虽是破屋烂院，让人一看要多亲切有多亲切。母亲却有点不安，“这么晚来，没什么事吧？”

“啥事都没有，想家都快想疯了。”小泉斜躺在炕上，话语里带着几分娇气。

“啥，想家，你哪有家。咱农村人说的家是婆娘，你有吗？”母亲打量着儿子的眉眼，语含嗔怨地说。

“这个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净往人的疼处戳，我都不急，你急个啥，媳妇在人家家里养着，凑个黄道吉日接过来，这么简单的事，你急什么急。”小泉大大咧咧地说，这样的口吻在母亲面前说，太让他放松了。

“可你的黄道吉日在哪，我等得没想没望的。”

“快了，耐心等着，馍馍不吃盆里放着，是咱们的，谁也抢不去。”

“说得轻松，煮熟的鸭子还飞哩，你再别给我说什么黄道吉日，你领一个对象进门的日子就是黄道吉日。前几天你三姨说他们村有一个在县毛纺厂工作的，干脆明天你去你三姨家，碰不上的撞上了，说不准还真是你的荏儿。”

“明天，明天肯定不行，乡上程书记让我去他家，看来有什么要紧事。”

一听是程书记的事，母亲脸色一下就严肃了，程书记她没见过，但儿子常说，她知道儿子在他手下干事。

“程书记叫你去他家，肯定不是什么坏事。你去时带什么东西？”母亲问。

带什么东西，这事还真给忘了。又不是逢年过节，带什么带，再说，就是逢年过节他也没去过，稍微像样点的烟酒买不起，带两瓶冷罐头，戏耍人似的，去还不如不去。可这毕竟是第一次去程书记家，明天到城里后再说。小泉不是城里人，虽在川道，从家里去县城还有十几公里路。

上午赶了点地里的活；中午饭一吃，他就骑车进城了。可城里转悠了几趟，还是没想好买什么东西，看着快两点了，买了一条黄奔马烟，二十元，半个月工资，装进黑色人造革提兜他就后悔了。妈的，又不是求他办什么事，凭啥送

这么大礼。退是退不了了。算了，昏头也是自己先昏了，怨不得别人。

站到程前章门口前，小泉来了个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抬起右手，用食指轻轻敲了敲门，门开了，从门缝里探出一颗女人的头，“请问程书记在吗？”那女人没说在，也没说不在，把门缝往宽里拉了一下，小泉便从门缝里挤了进去。

“是小泉，说曹操曹操到，我和你姨刚才还念叨你哩。”小泉忐忑不安往里走时，程前章就像天上掉下来似的站在他当面，“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孙小泉，金城林专毕业的高材生。”程前章对开门的女人说，那女人便像谁在脸上扎了一锥子似的有了些许说不上幸福还是痛苦的表情，算是打招呼，小泉的心里却是一个劲地发毛。

小泉这是生来第二次进楼房，第一次是去林专一个讲师家请教问题，给他的印象是那房子不大，四壁除了书，好像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像程书记家这样宽敞，也没有程书记家这么多的摆设，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好半天都在旧社会资本家的梦中游荡。

“月芳，给小泉泡杯茶来。”程前章喊了声，卧室门一开，一个姑娘出来，泡了一杯茶给小泉端过来，小泉见了，忽地一下站起来，伸手去接时，不提防茶水漾了一手。

“没烫着吧？”程前章关切地问。

“没，没有。”水不很热，手没烫着，却是弄得小泉非常尴尬。

“小泉你喝水，别紧张。乡上工作还习惯吧？”

“习惯。”小泉就像一个待审的嫌疑犯，从里到外两个字：紧张。

“在乡上工作，真把你们这些大学生大材小用了，中国就这样儿，人多，得首先考虑吃饭，考虑就业，这两样问题都解决了，才可考虑其他的，没办法。就咱乡的情况你看，有专业的没岗位，有岗位的又占着茅坑不拉屎，让你干着急没办法，这回我是下决心想让你们几个大学生专业对口，不论对公家还是对个人，都是好事，可一旦操作起来，想得多复杂也没实际复杂。前几天想把您从村上抽回来，专门负责荒山绿化的事，村上人手倒不开不说；班子内部意见也不统一。”程前章说时，长叹了一口气，半天无语。

“我的事您就别费心了，有您这句话，我在哪干都一样。人说秦家山秦书记

霸道，我看还并不是那回事，我和他配合得还可以。”

“人心隔肚皮，路遥知马力。啥事多留个心眼有好处。”

小泉听这话，完全像听一个长辈的话，刚才紧张的心情渐渐就和缓了下来。也可能是家的这种环境，让程前章少了几分居高临下，多了几分推心置腹。

“月芳，给小泉倒水来。”月芳闻声出屋，这回小泉没有站起来，续完水后，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月芳是我媳妇的侄女，在县城制鞋厂上班，经常在我家，我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她就和我女儿一样。月芳，姑父说得对不对？”

月芳脸上的肌肉僵硬地一抽，没说对，也没说不对，这使小泉想起给他开门的那女人——程书记的妻子，养儿跟阿舅，养女像姑姑，真有道理。谈了很多，大多时候小泉是在认真听。看时间不早了，程书记妻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逐客似的，小泉说：“程书记，你叫我来，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就不能来家坐坐，我家就是门槛再高，可对你不拦不挡啊。”程前章亲切地拍着小泉的肩膀。

“那我就回去了，明天我和秦书记说好要规划造林的地块去，今天得连夜赶到秦家山去。”

“公事要紧，身体更要紧，千万不要累坏了自己，秦世民那人刁，你越让他，他就越得寸进尺，连自己姓啥都忘了。”

程前章把小泉送到门外，“有空和月芳接触接触，你也到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了。说是这样说，不过千万别受我的影响。如果愿意，需要我帮忙，尽管说；不愿意，不要言传，我就心领神会了。婚姻是终身大事，勉强不得，但也不能弦定得太高。路上骑车小心点，以后随便来，带什么东西，这回给你面子，下不为例。”说罢，又在小泉肩上轻拍了两下。

下楼，走了很远回头望时，孙小泉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程书记的话让他感到可亲，他从心底升起一种幸福的感觉，看着西斜的太阳，轻轻哼唱起台湾校园歌曲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佩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银坪乡是柳县荒山造林试点乡，秦家山是银坪乡荒山造林试点村。孙小泉是林专毕业的，让他搞试点算是专业对口，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茂同说：“你

小子伤风，害得秦书记感冒，你小子要不学求这林那林的，还能把秦书记连累进去。就那连野草都不长的挂画儿坡上，想造出什么林来，岂不是笑话。”

笑话不笑话都是闲的，党委会一开，事情就这样定了，再怎么讲就没意义了。小泉想终于等到了一个大干的机会，学的那些东西能亮一亮相了。这两年他真有点憋闷，学的东西一点都用不上，催粮要款刮宫引产，干这些事，大学生和小学生一个样，甚至还不如小学生。有时他又觉着是他连累了秦书记，要不是他，搞试点咋选也选不到秦家山，秦家坪的土质地貌温度降水他清楚，凑凑合合种还可以，要说植树，啥条件都不具备，更别说试点了。可他的意见没处说，说了也没人听，在银坪乡，四角都没踏到的他，绝对的人微言轻。

“别怕，针得过去线得过去，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程前章明里是重用你抬举你，实际上是给我叫短子，别管他，啥事都没有。能栽的地方栽上，不能栽的地方别管求他，总不能为了栽几棵死树做样子把活人滚沟里去。”有秦书记在这儿遮风挡雨小泉心里就实贴了。程书记背后看不起秦世民，当面却怯他三分，别看一个小村官，可在眼下的秦家山，除了他，还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村玩转。一分本事一分性，没性格的人是没出息的人。

秦书记说归说，牢骚归牢骚，一旦干起来，没怎么吆五喝六，试点不试点，活都干前面了。村书记攒劲，包村的乡干部脸上有光，日子也好过。这不，程前章带十几个村的书记一看，当着秦世民和孙小泉的面，就差没把那些书记骂个半死。程前章一走，几个书记对秦世民拳脚相加，“秦家老叫驴，叫你逞能，脸上的光你占尽，皮肉之苦你也尝尝。”别看秦世民平常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在这几个人的拳脚面前，却只有抱头鼠窜的分了。

当然小泉也没有少受表扬，甚至在半道上程前章还对他说：“别太辛苦了，抽空到我家去一趟，月芳让我问候你。”小泉愣了愣，突然想起那张肌肉僵硬、没有表情的脸，噢，噢的随口应承了声，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几天后乡集中包村干部开会，到乡政府附近时听到好像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女的向他招手，他一下就认出了，卫生院的俞大夫，不过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在这儿？”小泉问。

“今天轮到我巡诊，去了一回冯山梁，这不，刚回来。”俞大夫说时，弹了

弹身上的土，脸上红扑扑的，那天夜里黑灯瞎火，又有一个大口罩捂着，没看出个啥，现在当面一看，简直一个美人坯子，小泉当时心里就腾地一下。

“冯山梁往前稍走一点就是秦家山，咋不来坐坐。我们那儿群众有病的很多，咋就不来，是不是救死扶伤也搞什么厚此薄彼优亲厚友？”小泉笑着说。

“我哪知道你包的是秦家山。好吧，下下周就轮到秦家山了，如果不嫌麻烦你等着，不过，我真要来了，麻烦肯定不少。”俞大夫故弄玄虚地唬道。

“麻烦事岂能吓得倒共产党人。好吧，说话算数，我拭目以待，随时恭候你的光临。”两人说着就到乡政府门口了，恰好碰上程书记的车从乡政府出来，小泉忙举手打了个招呼，向俞大夫道声别，径直走进乡政府院子。

三

俞大夫叫俞晓丽，省医学院毕业，比孙小泉迟一年到银坪乡。

秦世民把公事当公事，只要乡上安排的，没一件不认认真真地干，当然，有些事干好了，群众受益并不怎么感恩戴德，有些事干错了，群众明里不说，背后日娘捣老子的难听话没少骂。秦世民听见装着听不见，黑锅替乡政府一人背了。可每次接收任务，没一次是爽快的，难听话一个劲地说，惹得猪嫌狗不爱。乡上从领导到干部知道他就这德行，色厉内荏，刀子嘴豆腐心，叫骂任你叫骂，抱怨任你抱怨，可急难险重任务一样接一样地压，而他没一件干得不漂亮。秦世民给乡上粉没少擦，光没少争，但他却不是红人，岂止不红，黑着哩。他这人，背着儿媳赏牡丹，瓜力吃了，倒出名落了，为这，孙小泉没少劝他，他嘴上说改，一遇事，啥都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天爷生就的驴脾性，没办法。

公事抓得一紧，苦了村民不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小泉都给捎带上了。小泉跟着他忙了这儿忙那儿，天天救火似的，瞅个空子回趟家的机会都没有。程前章让他去家里玩的事他记着，可哪有时间啊。那个叫月芳的姑娘，现在啥印象都没了，至于愿意不愿意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接触了解看来也只能是以后的事了，这一阵分身无术，啥焦紧的事都顾不上。程书记不愧是领导，